

書



之者其在人功而已。又如昨盤示兒。略論語孟子。者如何爾。於是輒就其編。會歸義例。略論語孟子。此書次章句。以類相從。為十七篇。○呂汲公曰。先生云。發端示人而已。其觸廣之。則有待於學者。正如老木。一。枝。別。固。多。所。少。者。潤。澤。華。葉。爾。○程子曰。橫渠。道。是。以。器。有。過。者。乃。在。正。蒙。○橫渠立清虛一大為萬。物。之。源。恐。未。安。須。兼。清。濁。虛。實。乃。可。言。神。道。體。物。不。遺。不。應。有。方。所。○龜山楊氏曰。正蒙之書。關中學者。尊。信。之。與。論。語。等。其。徒。未。嘗。輕。以。示。人。蓋。恐。未。信。者。不。惟。無。益。徒。增。其。鄙。慢。爾。如。西。銘。一。篇。伊。川。謂。與。孟。子。性。善。養。氣。之。深。性。命。之。說。皆。前。聖。所。未。發。也。詳。味。之。乃。見。其。用。意。之。深。性。命。之。說。雖。揚。雄。猶。未。能。造。其。藩。籬。况。他。人。乎。而。世。儒。易。言。之。多。見。其。妄。也。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以。孔。子。之。聖。猶。待。五。十。而。後。知。則。所。知。蓋。十。有。未。易。言。者。非。止。如。世。儒。之。說。也。學。者。當。求。之。聖。人。不。當。徒。為。空。言。而。已。○世。儒。之。說。也。學。者。當。求。之。聖。人。號。陽。之。本。窮。神。化。一。天。人。所。以。息。邪。說。而。正。人。心。故。自。橫。渠。其。書。曰。正。蒙。其。志。大。其。慮。深。且。遠。矣。○正。人。心。故。自。橫。

渠作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其勇如此。故其書規。模廣大。欲盡窮萬物之理。○正蒙精深難窺。測要其。本原。則不出六經語孟。且熟讀語孟。以程門諸公之。說求之。涵泳其間。當自有得。然後此等文字。可循序。而及。方見好處。如今不須雜博。却不濟事。無收拾也。若果於此。見有味。則世間一種無緊要文字。皆是妄言。綺語。自無工夫。看矣。○正蒙所論道體。覺得源頭。有未是處。故伊川云。過處。乃在正蒙。答書之中云。非。明。曆。所。照。而。考。索。至。此。蓋。橫。渠。却。只。是。一。向。苦。思。求。將。向。前。去。却。欠。涵。泳。以。待。其。義。理。自。形。見。處。如。云。由。氣。化。有。道。之。名。說。得。是。好。終。是。生。受。辛。苦。聖。賢。便。不。如。此。說。試。教。明。道。說。便。不。同。如。以。太。虛。大。和。為。道。體。却。只。是。說。得。形。而。下。者。皆。是。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處。○正。蒙。說。道。體。處。如。大。和。太。虛。空。云。者。止。是。說。氣。說。性。散。處。其。流。乃。是。箇。大。輪。迴。蓋。其。思。慮。致。索。所。至。非。性。分。自。然。之。知。若。語。道。理。惟。是。周。子。說。無。極。而。太。極。最。好。如。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最。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亦。說。得。有。理。由。氣。化。有。道。之。名。如。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然。使。明。道。形。容。此。理。必。不。如。此。說。伊。川。所。謂。橫。渠。之。言。誠。有。

過者乃在正蒙。以清虛一大為萬物之原有未安等語。槩可見矣。○黃瑞節曰。朱子撮取周子張子程子之書為近思錄。凡六百一十二條。自正蒙來者二十六條。又於正蒙中表章西銘自為一書。嘗述靜春劉氏之說曰。宋有四篇文章。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是也。二序。伊川程子之筆云。

大和篇第一

大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為氣。清通而不可象為神。不如野馬絪縕。不足謂之大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不如是。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

朱子曰。此以大和狀道體。與發而中節之和無異。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

朱子曰。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未免分截作兩段事。聖人不如說。只說形而上形而下而已。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為理也。順而不妄。氣之為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為有象。不失吾常。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彼語寂滅者。徃而不反。徇生執有者。

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

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

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散出

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若謂虛能生氣

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

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謂萬象為太虛中所見之物。

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

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為見病之說。此道不明。正由懵者

略知體虛空為性。不知本天道為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

天地。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為幻化。幽明不能舉其要

遂躡等妄意。而然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

極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途。語天道性命者。不

罔於恍惚夢幻。則定以有生於無。為窮高極微之論。入德

之途。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於詖。而陷於淫矣。

氣块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縕。莊生所謂

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歟。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

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為風

雨。為雪霜。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朱子曰。块然太虛。此張子所謂虛空。即氣也。蓋天在四

畔。地居其中。減得一尺地。遂有一尺氣。但人不見耳。此

是未成形者。及至浮而上。降而下。則已成形者。若融結

糟粕煨燼。即是氣之查滓。要之皆是示人以理。○升降

飛揚所以說生人物者未嘗止息。但人不見耳。○問言機言始莫是說理否。曰。此本只是說氣。理自在其中。一動一靜。便是機處。○問始字之義。如升降飛揚。便是如生物底。母子相似。萬物都從這裏出去。升飛揚。便合這虛實動靜兩句。所以虛實動靜陰陽剛柔者。便是這升降飛揚者為之。非兩般也。○無非教也。教便是說理。禮記中。天道至教。聖人至德。與孔子欲無言。天地與聖人。都一般。精底都從粗底上發見。道理都從氣上流行。雖至粗底物。無非是道理發見。天地與聖人皆然。此等言語。都是經煅煉底語。須熟念細看。

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無。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離不相覩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

或問朱子曰。離明何謂也。曰。此說似難曉。有作日光說。有作目說。看來只是氣聚則目得而見。不聚則不得而見。易所謂離為目是也。○形之時。其幽之因。已在此。不形之際。其明之故。已在此。聚者散之因。散者聚之故。不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知太虛即氣。則無無。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諸子淺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

太虛為清。清則無礙。無礙故神。反清為濁。濁則礙。礙則形。程子曰。神氣相極。周而無餘。謂氣外有神。神外有氣。是兩之也。清者為神。濁者何獨非神乎。○問太虛之說。本是說無極。却是說得無字。朱子曰。無極是該貫虛實清濁而言。無極字落在中間。太虛字落在一邊。了便是難說。聖人熟了。說出便恁地平正。而今把意思去形容他。却有時偏了。明道說。氣外無神。神外無氣。謂清者為神。則濁者非神乎。後來亦有與橫渠說。橫渠却云。清者可以該濁。虛者可以該實。却不知形而上者。還他是理。

氣之方來皆屬陽。是神。氣之反皆屬陰。是鬼。午前是神。午後是鬼。初一以後是神。十六以後是鬼。草木方發生。是神。凋落是鬼。人自少至壯是神。衰老是鬼。嗑是神。吸是鬼。風雷鼓動是神。收斂是鬼。○上蔡謝氏曰。橫渠說得別。這箇便是。天地間妙用。

天道不窮寒暑已。眾動不窮屈伸已。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矣。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

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

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朱子曰。此一段專說氣。未及言理。游氣紛擾。此言氣到此已。是查滓麤濁者。去生人物。蓋氣之用也。動靜兩端。說氣之本。上章言塊然太虛一段。亦是發明此意。○陰陽即氣也。豈陰陽之外復有游氣耶。所謂游氣者。指其所以賦與萬物之一物各得一箇性命。便有一箇形質。此皆氣合而成之也。○陰陽循環如磨。游氣紛擾如磨中出者。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此卦相盪鼓之循環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游氣之紛擾也。○晝夜運而無息。便是陰陽合而成質者。各正性命也。○晝夜運而無息。便是陰陽殊。如麵磨相似。其四邊出紛擾者。便是游氣以生人物之萬無已。只管層層生出。如人物。其中有麤有細。如人物有偏有正。○游是散殊。比如一箇水車。上一下。兩邊只管管。衰轉。這便是循環不已。立天地之大義底。一上一下。只管天。地之間。二氣只管運轉。不知不覺。生出一箇人。不知不覺。又生出一箇物。即他這箇幹轉。便是生物時節。○

游氣是氣之發散。生物底氣游。亦流行之意。紛擾者參錯不齊。既生物。便是游氣。若是生物常運行而不息者。二氣初無增損也。此固是一物。但渠所說游氣紛擾合而成質。恰是指陰陽交會言之。陰陽兩端循環不已。却是那分開底說。蓋陰陽只管混了。闢了。混。故周子云。混兮。闢兮。其無窮兮。游氣是裏面底。譬如一箇扇相似。扇便是立天地之大義。底。扇出風來。便是生人物底。

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神易無方體。一陰一陽。陰陽不測。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也。

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天道春秋分而氣易。猶人一寤寐而魂交。魂交成夢。百感紛紜。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為春。萬物糅錯。對秋而言。天之晝夜也。氣本之虛。則湛本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有象斯有

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故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歸於物欲。倏而生。忽而成。不容有毫髮之間。其神矣夫。

造化所成。無一物相肖者。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一物無。無陰陽者。以是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已。

萬物形色。神之糟粕。性與天道云者。易而已矣。心所以萬殊者。感外物為不一也。天大無外。其為感者。細縕二端而已。

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鄉。一萬物之妙者。與氣與志。夫與人。有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下。民咨氣壹之。

動志也。鳳凰儀志壹之動氣也。

參兩篇第二

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三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在故。兩故化。推行此天之所以

參也。

朱子曰。此語極精。一故神。自註云。兩在故不測。只是這一行乎。周行乎事物之間。如陰陽屈伸往來上下。以至於不測。兩故化。自註云。推行於一。凡天下之事。一不能化。惟兩而後能化。且如一陰一陽。始能化生萬物。雖是兩要之。亦推行乎此。一爾。一。是一箇道理。却有兩端。用處不同。譬如陰陽。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陽極生陰。陰極生陽。所以神化無窮。○兩者。陰陽消長進退。非一。則陰

陽消長無自而見。非陰陽消長。則一不可得而見。○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發於心。達於氣。天地與吾身共。只是一團物事。所謂鬼神者。只是自家氣。自家心。下思慮纔動。這氣即敷於外。自然有所感通。

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運旋於外。此天地之常體也。恒星不動。純繫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辰象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爾。間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故其右行最速。日為陽精。然其質本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如恒星不動。金水附日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鎮

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其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也。火者亦陰質，為陽萃焉。然其氣比日而微，故其遲倍日。惟木乃歲一盛衰，故歲歷一辰。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
黃瑞節曰：此段日月右行之說，與後段異同，未詳。
凡園轉之物，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古今謂天左旋，此直至粗之論爾。不考日月出沒恒星星昏曉之變，愚謂在天而運者，惟七曜而已。恒星所以為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於中，故使恒星河漢因一作北為南，日月因天隱見，太虛無體，則無以驗其遷動於外也。
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

或問朱子曰：天道左旋，日月皆右行，如何？曰：自說人皆守定。張子說日月皆左旋，說得好。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速，健次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一。日為退，一起度，端終度，端無贏縮，正恰好，被天進一度，則積至三百六十五度，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過之度，又而一成，不盡。比天為退，了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一。七、九日，半強與一周，天與初躔合，又行二日，有奇，為二十。曆家以進數難算，只以退數算之。此是截法，故謂之右行。取其易見，日月之度，爾乃云日行遲，月行速。此錯說也。曆家若順算，則算著那相去處，度數多，今以其相近處言，故易算。蔡季通云：西域有九執曆，是順算。○天無體，二十八宿便是天體，隨天而定。日月與五星，則皆隨天左轉，而緩急各不同。不隨天而定也。橫渠少遲，則皆隨右之說，極精。如以一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內，大輪轉急，小輪轉慢，雖都是左轉，只有急有慢，便覺日月

弦是月虧了一半。如弓之下弦。又問是四分取半否。曰。二分至。亦是四分取半。曆家謂紆前縮後。近一遠三。以天之圍言之。上弦與下弦時。月日相看。皆四分天之。一○黃瑞節曰。紆前縮後云者。曆家謂春分月弦東井。日在奎。秋分月弦南斗。日在角。月在前日在後也。近一遠三云者。曆家以周天為四分。近一分。遠三分也。

月所位者陽。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則光為之食。精之不可以二也。

日月雖以形相物。考其道則有施受健順之差焉。星月金水受光於火日。陰受而陽施也。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細縵相揉。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

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

或問程子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然乎。曰。此言甚有味。由人如何看。水離物不得。故水有離之象。火能入物。故火有坎之象。

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形也。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而世傳交食法與閏異術。蓋有不知而作者爾。

朱子曰。周天之氣。謂二十四氣也。月有大小。朔不得盡此氣。而一歲日子足矣。故置閏。○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而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一日繞地一周。無餘。而常不及天一度。積三百六十五度。日行九百四十分。日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度。積三百六十五度。日行九百四十分。及天之四百九十九度。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度。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分。

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為陰累。則相持為雨而降。陰為陽得。則飄揚為雲而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為風驅。歛聚而未散者也。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小大暴緩。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曠霾。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

朱子曰。此一段見得陰陽之情。陽氣正升。忽遇陰氣。則相持而下。為雨。蓋陽氣輕。陰氣重。故陽氣為陰氣壓。墜而下也。陰氣正升。忽遇陽氣。則助之。飛騰而上。為雲也。陽氣伏於陰氣之內。不得出。故爆開而為雷也。陰氣凝結於內。陽氣欲入不得。故旋繞其外。不已而為風。至吹散。陰氣盡。乃已也。戾氣。飛電之類。曠。霾。黃霧之類。皆陰

陽邪惡不正之氣。所以電水穢濁。或青黑色。

天象者。陽中之陰。風霆者。陰中之陽。

雷霆感動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漸爾。能窮神化所從來。德之盛者歟。

火日外光。能直而施。金水內光。能闢而受。受者隨材各得。施者所應無窮。神與形。夫與地之道歟。

木曰曲直。能既曲而反申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為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

為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水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鑠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

朱子曰。五行之說。正蒙一段說得最好。不輕下一字。問陰陽五行如何。曰。康節說得法密。橫渠說得理透。○問金木水火體質屬土。曰。正蒙有一說好。只金與木之體質屬土。水與火却不屬土。○陰以陽為質。陽以陰為質。水內明而外暗。火內暗而外明。○西山真氏曰。日火外景。金水內景。本淮南子之說。道家謂日火揚光於外。故日有食。火有滅。金水潛光於內。故無窮。以此為養生之法。收視反觀。潛神不曜。

冰者陰凝而陽未勝也。火者陽麗而陰未盡也。火之炎。人之蒸。有影無形。能散而不能受。光者其氣陽也。

陽陷於陰為水。附於陰為火。

天道篇第三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夫何言哉。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朱子曰。此數句。從赤心片片說出來。荀揚豈能到。體物猶言為物之體也。蓋物物有箇天理。體事謂事事是仁。做出來。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須得仁以為骨子。凡言體。便是做他那骨子。本是言物以天為體。事以仁為體。緣須著從上說。故如此下語。體物為物之體。猶言幹事為事之幹也。出王之王音往。言往來游衍。無非是理。無

一物之不體。猶言無一物不將這箇做骨

上天之載有感必通聖人之爲得爲而爲之也

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誠於此動於

彼神之道與

成變化。行鬼神。成行。陰陽之氣而已矣。韓本有此一段

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誠故信無私故威

天之不測謂神神而有常謂天

運於無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也聖不可知也無心之妙

非有心所及也

不見而章已誠而明也不動而變神而化也無爲而成爲

物不貳也

已誠而明故能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富有廣大不禦之盛與日新悠久無疆之道與

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於耳目心思天

視聽以民明威以民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而

已焉

或問朱子曰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曰皆此理也民心之所向即天心之所存也

化而裁之存乎變存四時之變則周歲之化可裁存晝夜

之變則百刻之化可裁推而行之存乎通推四時而行則

能存周歲之通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之通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默而成之存乎德行學者常存德性則自然默成而信矣存文王則知天載之神存衆人則知物性之神

谷之神也有限故不能通天下之聲聖人之神惟天故能周萬物而知

聖人有感無隱正猶天道之神

形而上者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不得名非得象者也故語道至於不能象則名言亡矣

世人知道之自然未始識自然之為體爾

有天德然後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

正明不為日月所眩正觀不為天地所遷

神化篇第四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

神無方易無體大且一而已爾

虛明一作靜照鑒神之明也無遠近幽深利用出入神之充

塞無間也

天下之動神鼓之也辭不鼓舞則不足以盡神

鬼神往來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神示者歸之始歸往

者來之終○朱子曰說文示字以有所示為義故視字從示天之氣生而不息故曰神地之氣顯然示人故曰示一說一而大謂之天二而小謂之地二而小即示字也天曰神地曰示者蓋其氣朱嘗或息也人鬼則其氣

有所歸矣

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為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為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

朱子曰神自是急底物事緩辭如何形容之如陰陽不測之謂神神無方易無體皆是急辭化是漸漸而化若急辭以形容之則不可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其在人也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夫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至誠為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所

謂氣也者非待其蒸鬱凝聚接於目而後知之苟健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爾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為象時若非象指何為時世人取釋氏銷礙入空學者舍惡趨善以為化此直可為始學遣累者薄乎云爾豈天道神化所同語也哉

朱子曰神化二字雖程子說得亦不甚分明惟是橫渠推出來曰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又曰一故神是兩在故不測言兩在者或在陰或在陽在陰時全體都是陰在陽時全體都是陽是逐一挨將去底一日復象若非氣指何為象時若非象指何為時且如天地日月若非無這氣何以撐拄得成這象象無晦明何以別其為晝夜無寒暑何以別其為冬夏
變則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顯微也谷神

不死。故能微顯而不揜。

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揜。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間而見。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

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窮神知化。

大可爲也。大而化不可爲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強也。

大而化之。能不勉而大也。不已而天。則不測而神矣。

先後天而不違。順至理以推行。知無不合也。雖然。得聖人之任者。皆可勉而至。猶不害於未化。爾大幾聖矣。化則位

乎天德矣。

大則不驕。化則不吝。

無我而後大。大成性而後聖。聖位天德。不可致知。謂神。故神也者。至而不可知。

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身安而德滋。窮神知化。與天爲一。豈有我能勉哉。乃德盛而自致。爾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朱子曰。精熟義理。而造於神。事素定乎內。而乃所以求利乎外也。通達其用。而身得其安。素利乎外。而乃所以求

致養其內也。蓋內外相應之理。○入神是入至於微妙處。此却似向內做工夫。非是作用於外。然乃所以致用於外也。故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橫渠可謂精義入神。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明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微知彰。不舍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之性矣。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聖不可知。謂神。莊生繆妄。又謂有神人焉。

惟神為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道。其必知神之為也。

見易則神其幾矣。

知幾其神。由經正以貫之。則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幾者象見而未形也。形則涉乎明。不待神而後知也。吉之先見云者。順性命則所先皆吉也。

知神而後能饗帝饗親。見易而後能知神。是故不聞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末矣。

精義入神。豫之至也。

徇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乎。存神過化。忘物累而順性命者乎。

敦厚而不化。有體而無用也。化而自失焉。徇物而喪已也。

大德敦化。然後仁智一而聖人之事備。性性為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

西山真氏曰。過化存神。此四字本出孟子。過化謂聖人凡所經歷處。人皆化之。存神謂其中所存神妙。正意只是如此。至橫渠先生乃謂性性為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下性字指本然者而言。上性字是謂我能全其性。而不為情所蕩而失其性。則其所存者神妙而不可測。下物字指事物而言。上物字指我之應物而言。謂物物各自有理。我隨其理以應之。物各付物。不以己之私意參乎其間。則事過弗留。如水之釋。如風之休。後來諸老先生多本其說。獨文公不以為然者。蓋孟子之意。未說到如此深故也。文公解經。每務平實如此。然橫渠先生之說。亦不可不知也。

無我然後得正。已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溺於空。淪於靜。既不能存。夫神又不能

知夫化矣

旁行不流。圓神不倚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溺於流也。

義以反經為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為深。化行則顯。義入神動一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仁敦化則無體。義入神則無方。

動物篇第五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為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為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中也。反之為鬼。以其歸也。

朱子曰。此息只是生息之息。非止息之息。孟子言日夜之所息。程子謂息字有二義。愚謂只是生息。○至之謂神。反之謂鬼。固是。然雷風山澤亦有神。今之廟貌亦謂之神。亦以方伸之氣為言耳。此處要錯綜周徧而觀之。

伸中有屈。屈中有伸。伸中有屈。如人有魄是也。屈中有伸。如鬼而有靈是也。○人死便是歸祖考來格便是神氣於人生而不離。死而游散者謂魂。聚成形質雖死而不散者謂魄。

海水凝則冰。浮則漚。然冰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

而與焉。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伊川程子改與爲有

有息者根於天。不息者根於地。根於天者不滯於用。根於

地者滯於方。此動植之分也。

生有先後。所以爲天序。小大高下相並而相形焉。是謂天

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旣形也。有秩。知序然後經。正。知

秩然後禮行。

凡物能相感者。鬼神施受之性也。不能感者。鬼神亦體之而化矣。

物無孤立之理。非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則雖物非物

也。事有始卒乃成。非同異。有無相感。則不見其成。不見其

成。則雖物非物。故一屈伸相感而利生焉。

獨見獨聞。雖小異。怪也。出於疾與妄也。共見共聞。雖大異

誠也。出陰陽之正也。

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

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

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專乎內也。寤所以知

新於耳目。夢所以緣舊於習心。醫謂飢夢取飽。夢與凡寤夢所感。專語氣於五藏之變。容有取焉爾。
聲者。形氣相軋而成。兩氣者。谷響雷聲之類。兩形者。桴鼓叩擊之類。形軋氣。羽扇敲矢之類。氣軋形。人聲笙簧之類。是皆物感之良能。人皆習知而不察者爾。
形也。聲也。臭也。味也。溫涼也。動靜也。六者莫不有五行之別。同異之變。皆帝則之必察者歟。

誠明篇第六

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所謂誠明

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

義命合一存乎理。仁智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乎神。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誠身。不過不已於仁孝而已。故君子誠之爲貴。

誠有是物。則有終有始。僞實不有。何終始之有。故曰不誠無物。

自明誠。由窮理而盡性也。自誠明。由盡性而窮理也。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

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

朱子曰。所謂性者。人物之所同得。非惟己有是。人亦有是。非惟人有是。物亦有是。

天能為性。人謀為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為能。而以人謀為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則死無所喪。

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性。

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者。未之學也。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有形而言爾。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盡其性。然後能至於命。

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內爾。

天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冰。凝釋雖異。為物一也。受光有。小大昏明。其照納不二也。

問冰水之說。何謂近釋。氏朱子曰。水性在冰。只是凍凝成箇冰。有甚造化。及其釋。則這冰復歸於水。便有迹了。與天性在人。自不同。猶程子器受日光。却無形了。便是。否。曰。是。除了器。日光便不見。却無形了。

天良能本吾良能。顧為有我所喪爾。明。天人之本無二。

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與。

性其總。合兩也。命其受。有則也。不極總之要。則不至受之分。盡性窮理而不可變。乃吾則也。天所自不能已者。謂命。不能無感者。謂性。雖然。聖人猶不以所可憂而同其無憂。

者。有相之道存乎我也。

或問朱子曰。物所不能無感。謂性曰。有此性。自是因物有感。見於君臣父子日用事物當然處。皆感也。所謂感而遂通是也。此句對了天所不能自已。謂命蓋此理自無息止時。晝夜寒暑無一天時。故逝者如斯。而程子謂與道為體。這道理古今晝夜無須更息。故曰不能已。問性只是理。安能感。恐此語只可名心。否曰。橫渠此言雖未親切。然感固是心。所以感者。亦是此心中有此理。方能感。

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未喪本焉爾。

問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朱子曰。湛一。是未感物之時。湛然純一。此是氣之本。攻取。如目之欲色。耳之欲聲。便是氣之欲。曰。攻取是攻取那物否。曰。是。

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至於命者。亦能至人物之命。莫不性諸道。命諸天。我體物未嘗遺物體。我知其不遺也。至於命。然後能成己成物。不失其道。

以生為性。既不通晝夜之道。且人與物等。故告子之妄。不可不詆。

性於人無不善。繫其善反不善。反而已。過天地之化。不善反者也。命於人無不正。繫其順與不順。而已。行險以僥倖。不順命者也。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

不弘於性

上智下愚習與性相遠既甚而不可變者也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矣君子所性

與天地同流異行而已焉

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天理者時義而已君子教人

舉天理以示之而已其行已也述天理而時措之也

和樂道之端乎和則可大樂則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已

矣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

好者其必由學乎

朱子曰。只將自家意思體驗。便見得人心虛靜。自然清明。纔爲物欲所蔽。便暗了。此陰濁所以勝也。

不誠不莊可謂之盡性窮理乎性之德也未嘗僞且慢故

知不免乎僞慢者未嘗知其性也

勉而後誠莊非性也不勉而誠莊所謂不言而信不怒而

威者與

生直理順則吉凶莫非正也不直其生者非幸福於回則

免難於苟也

屈信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雜之僞

也至誠則順理而利僞則不循理而害順性命之理則所

謂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凶為自取，吉其險幸也。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滅理窮欲，人為之招也。

大心篇第七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世人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

朱子曰：體猶仁體事而無不在。言心理流行，脉絡貫通，無有不到。苟一物有未體，則便有不到處，包括不盡是。

心為有外，蓋私意問隔而物我對立。則雖至親且未必能無外矣。○問體之義曰：此是置心在物中，究見其理。如格物致知之意，與體用之體不同。○問不以見聞見格其心曰：此是說聖人盡性事，今人理會學先於見聞上做工夫，到然後脫然貫通。蓋尋常見聞一事，只知得一箇道理，若到貫通便都是一理。曾子是已。○盡心則只是極其大，心極其大則知性。知天而無有外之心矣。然孟子之意只是說窮理之至，則心自然極其全體而無餘。非是要大其心，而後知性。知天而無有外之心。曰：只是大其心，而後知性。知天而無有外之心。皆不與己相關。便是有外之心。○問如何是不足，以合天心。曰：天大無外，物無不包。○物理所在，一有所遺，則吾心為此說，相將便與天無規矩，無歸着。此心便譬入虛空裏去了。夫子為萬世道之實。○西山真氏曰：朱子云：蓋慮其弊至此，學者未可。以是疑張子之說也。

由象識心，徇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謂之

心可乎

人謂已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內外之合也知合內外於耳目之外則其知也過人遠矣

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莫知其幾萬里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耳目雖為性累然合內外之德知其為啓之之要也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謂因身發智貪

天功為己力吾不知其知也民何知哉因物同異相形萬變相感耳目內外之合貪天功而自謂已知爾

體物體身道之本也身而體道其為人也大矣道能物身故大不能物身而累於身則藐乎其卑矣

朱子曰非以身體道蓋是主於義理只知有義理却將身只做物樣看待謂如先理會身上利害是非便是以身體道如顏子非禮勿視便只知有禮不知有己耳只是有義理直把自家作無物看伊川亦云除却身只是理懸空只是箇義理

能以天體身則能體物也不疑

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成心者私意也

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謂與

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

心存無盡性之理故聖不可知謂神

此章言心者亦指私心為言也

以我視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子之大也大於道大於我者容不免狂而已

燭天理如向明萬象無所隱窮人欲如專顧影間區區於一物之中爾

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

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真所謂疑冰者歟

夏蟲疑冰以其不識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為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

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為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所從也

中正篇第八

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蓋得正則得所止得所止則可以弘而至於大樂正子顏淵知欲仁矣樂正子不致其學足以為善人信人志於仁無惡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爾

學者中道而立。則有位以弘之。無中道而弘。則窮大而失其居。失其居。則無地以崇其德。與不及者同。此顏子所以克己研幾。必欲用其極也。未至聖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夫未見其止也。

黃瑞節曰。張子所引論語。未見其止。其說與舊解不同。舊解對進而言。則止爲已義。張子以止爲聖人之極功。故言顏子未至聖人之止。未詳是否。

大中至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感而通。未至於此。其視聖人恍惚前後。不可爲之像。此顏子之嘆乎。

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於心之謂信。充內形外之謂美。塞乎天地之謂大。大能成性之謂聖。天地同流。陰

陽不測之謂神。

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嘆也。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爲功者也。未至於聖。皆行而未成之地爾。

大而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

知德以大中爲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至之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不息可期矣。體正則不待矯而弘。未正必矯。矯而得中。然後可大。故致曲於誠者。必變而後化。

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

大亦聖之任。雖非清和一體之偏。猶未忘於勉而大爾。若聖人。則性與天道無所勉焉。

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勉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

不尊德性。則學問從而不得。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立。其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

絕四之外。心可存處。蓋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也。

不得已當爲而爲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爲之。雖善皆意也。正己而物正。大人也。正己而正物。猶不免有意之累也。

有意爲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爲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在善。且爲未盡。况有意於未善耶。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

不得已而後爲。至於不得爲而止。斯智矣夫。

意者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爲不相似。

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鑿。意必固我。一物存焉。非誠也。四者盡去。則直養而無害矣。

妄去。然後得所止。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進於大矣。無所感而起。妄也。感而通誠也。計度而知昏也。不思而得素也。

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

志道則進。據者不止矣。依仁則小者可游。而不失和矣。志學然後可與適道。強禮然後可與立。不惑然後可與權。博文以集義。集義以正經。正經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將窮理而不順理。將精義而不徙義。欲資深且習察。吾不知其智也。

知仁勇。天下之達德。雖本之有差。及所以知之成之。則一也。蓋謂仁者以生知以安行。此五者智者以學知以利行。此五者勇者以困知以勉行。此五者。

中心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天下一人而已。惟責己一身當然爾。

行之篤者。敦篤云乎哉。如天道不已而然。篤之至也。

君子於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共悅之。不循理者共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自訟。共悅者。善雖在己。蓋取諸人而為。必以與人焉。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是謂達善達不善。

善人云者。志於仁而未致其學。能無惡而已。君子名之。必可言也。如是。

善人欲仁而未致其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陷。

於惡。有諸己也。不入於室。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

篤信好學。篤信不好學。未越爲善人。信士而已。好德如好色。好仁爲甚矣。見過而內自訟。惡不仁而不使加乎其身。惡不仁爲甚矣。學者不如是。不足以成身。故孔子未見其人。必嘆曰。已矣乎。思之甚也。

孫其志於仁。則得仁。孫其志於義。則得義。惟其敏而已。

博文約禮。由至著入至簡。故可使不得叛而去。溫故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繹舊業而知新。蓋思昔未至而今至。緣舊所見聞而察來。皆其義也。

責己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聞而不疑。則傳言之。見而不殆。則學行之。中人之德也。聞斯行。好學之徒也。見而識其善而未果於行。愈於不知者。爾世有不知而作者。蓋鑿也。妄也。夫子所不敢也。故曰我無是也。

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私淑艾以教人。隱而未見之仁也。

爲山平地此仲尼所以惜顏回未至蓋與互鄉之進也
學者四失爲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易苦難則止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
踰衣食之間燕游之樂爾

以心求道正猶以已知人終不若彼自立彼爲不思而得
也

考求迹合以免罪戾者畏罪之人也故曰考道以爲無失
儒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淳圖不知窮理而自謂之
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

致曲不貳則德有定體體象誠定則文節著見一曲致文
則餘善兼照明能兼照則必將徙義誠能徙義則德自通
變能通其變則圓神無滯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
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易無思無爲受命乃
如響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雖鄙夫有問必竭兩端而告
之然問者隨才分各足未必能兩端之盡也

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知人之美惡當知誰可先傳此
誰將後倦此若洒掃應對乃幼而遜弟之事長後教之人
必倦弊惟聖人於大德有始有卒故事無大小莫不處極
今始學之人未必能繼妄以大道教之是誣也
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人且知德

故能教人使入德。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以此蒙以養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盡其道其惟聖人乎。

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有如時雨之化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為而後教之也。

志常繼則罕譬而喻。言易入。則微而臧。

凡學。官先事。士先志。謂有官者先教之事。未官者使正其志焉。志者教之大倫而言也。

道以德者。運於物外。使自化也。故諭人者。先其意而遜其

志可也。蓋志意兩言。則志公而意私爾。

朱子曰。志者心之所之。是一直去底。意又是志之經營往來底。凡營為謀度皆意也。

能使不仁者仁。仁之施厚矣。故聖人并答仁智以舉直錯諸枉。

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者也。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也。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者也。此君子所以責己。責人。愛人之三術也。

有受教之心。雖蠻貊可教。為道既異。雖黨類難相為謀。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為度。故孟子教人。雖貨色之欲。親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
長之私。達諸天下而後已。
子而字化之。衆好者翼飛之。則吾道行矣。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

正蒙二

至當篇第九

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無入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

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大德敦化。仁智合一。厚且化也。小德川流。淵泉時出之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者器。則小者不器矣。德者得也。凡有性質而可有者也。

日新之謂盛德。過而不有不凝滯於心。知之細也。

浩然無害。則天地合德。照無偏繫。則日月合明。天地同流。則四時合序。酬酢不倚。則鬼神合吉凶。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然後能無方體。能無方體。然後能無我。

禮器則藏諸身。用無不利。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者。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體與用。大人之事備矣。禮器不泥於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蓋大者器。則出入小者。莫非時中也。子夏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斯之謂爾。

禮器則大矣。脩性而非小成者。歟。運則化矣。達順而樂亦

至焉爾

萬物皆備於我。言萬物皆有素於我也。反身而誠。謂行無不慊於心。則樂莫大焉。

未能如玉。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不足以孚天下。脩己以安人。脩己而不安人。不行乎妻子。況可慊於天下。

正己而不求於人。不願乎外之盛者。與。

仁道有本。近譬諸身。推以及人。乃其方也。必欲博施濟衆。擴之天下。施之無窮。必有聖人之才能弘其道。

制行以己。非所以同乎人。

必物之同者。己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己則非矣。

能通天下之志者為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故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

道遠人則不仁。

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

性天經然後仁義行。故曰有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仁通極其性。故能致養而靜以安。義致行其知。故能盡文而動以變。

義仁之動也。流於義者於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過於仁者於義或害。

立不易方。安於仁而已乎。

安所遇而敦仁。故其愛有常心。有常心則物被常愛也。

大海無潤。因暘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樂天安土。所居而安。不累於物也。

愛人然後能保其身。助寡則親戚畔之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

不能有其身則資安處以置之不擇地而安。蓋所達者大矣。大達於天則

成性成身矣。

上達則樂天。樂天則不怨。下學則治己。治己則無尤。

不知來物不足以利用。不通晝夜未足以樂天。聖人成其德不私其身。故乾乾自強所以成之於天爾。

君子於仁聖為不厭。誨不倦。然且自謂不能。蓋所以為能也。能不過人。故與人爭能以能病人。大則天地合德。自不見其能也。

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能。夫婦之智浚諸物。故大人有所不與。

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為人。聖人天聰明之盡者爾。

大人者有容物無去物。有愛物無徇物。天之道然。天以直

養萬物。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道矣。

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

清為異物。和為徇物。

金和而玉節之。則不過。知運而貞一之。則不流。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遠矣。

久者一之純。大者兼之富。

大則直不絞。方不斲。故不習而無不利。

易簡然後能知險阻。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易。

簡故能說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知幾爲能以屈爲伸。君子無所爭。彼伸則我屈。知也。彼屈則吾不伸而伸矣。又何爭。

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君子無所爭。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精義入神。交伸於不爭之地。順莫甚焉。利莫大焉。

天下何思何慮。明屈伸之變。斯盡之矣。

勝兵之勝。勝在至柔。明屈伸之神。爾

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爲。

敬禮之興也。不敬則禮不行。

恭敬擗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

已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矣。

禮直斯清。撓斯昏。和斯利。樂斯安。

將致用者。幾不可緩。思進德者。徒義必精。此君子所以立。

多凶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於趨時也。

動靜不失其時。義之極也。義極則光明著見。唯其時物前。

定而不疚。

有吉凶利害。然後人謀作。大業生。若無施不宜。則何業之。

有。

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
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己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
如天地位而易行。

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又謂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以尚辭爲聖人之道。非知德達乎是哉。

闇然脩於隱也。的然著於外也。

作者篇第十

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述於人者也。

以知人爲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爲難。故不輕變。未厭之君。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厚吾終。舜臣德。故不敢不虔其始。

稽衆舍己。堯也。與人爲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

別生分類。孟子所謂明庶物察人倫者與。

象憂喜。舜亦憂喜。所過者化也。與人爲善也。隱惡也。所覺者先也。

好問好察。邇言。隱惡揚善。與人爲善。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皆行其所無事也。過化也。不藏怒也。不宿怨也。

舜之孝湯武之武雖順逆不同其爲不幸均矣明庶物察人倫然後能精義致用性其仁而行湯放桀有慙德而不敢赦執中之難也如是天下有道而已在人在已不見其間也立賢無方也如是

立賢無方此湯所以公天下而不疑周公所以于其身望道而必吾見也

疑周公上有坐以待旦四字

黃瑞節曰于與迂同。出文王世子

帝臣不蔽言桀有罪已不敢違天縱赦既已克之今天下莫非上帝之臣善惡皆不可揜惟帝擇而命之已不敢不聽

虞芮質厥成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文王之生所以縻繫於天下由多助於四友之臣爾

以杞包瓜文王事紂之道也厚下以防中潰盡人謀而聽天命者與

上天之載無聲臭可象正惟儀刑文王當冥契天德而萬邦信悅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以聲色爲政不革命爲有中國嘿順帝則而天下自歸者其惟文王乎

黃瑞節曰張子用詩語而以不革爲不革命未詳是否

可願可欲雖聖人之知不越盡其才以勉焉而已故君子之道四雖孔子自謂未能博施濟衆脩己安百姓堯舜病

諸是知人能有願有欲不能窮其願欲

周有八士記善人之富也

重耳婉而不直小白直而不婉

魯政之弊馭法者非其人而已齊因管仲遂併壞其法故必再變而後至於道

孟子以智之於賢者爲有命如晏嬰知矣而獨不智於仲尼非天命耶

山棗藻稅爲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智宜矣

使民義不害不能教愛猶衆人之母不害使之義禮樂不興僑之病與

獻子者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勢則反爲獻子之所賤矣

顓臾主祀東蒙既魯地則是已在邦域之中矣雖非魯臣乃吾事社稷之臣也

三十篇第十一

三十器於禮非強立之謂也四十精義致用時措而不疑五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謂之至故曰知六十盡人物之性聲入心通七十與天同德不思不勉從容中道

常人之學自益而不自知也。仲尼學行習察異於他人。故自十五至於七十化而知裁。其德進之盛者與。

窮理盡性然後至於命。盡人物之性然後耳順與天地參。無意必固我然後範圍天地之化。從心而不踰矩。老而安死。然後不夢周公。

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不願乎外也。順之至也。老而安死也。故曰吾衰也久矣。

困而不知變。民斯爲下矣。不待困而喻。賢者之常也。困之進人也。爲德辨爲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者存乎。疾以此。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

聖而下學於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故曰莫知我也夫。知我者其天乎。

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從欲風動。神而化也。仲尼生於周。從周禮。故公旦法壞。夢寐不忘。爲東周之意。使其繼周而王。則其損益可知矣。

滔滔忘反者。天下莫不然。如何變易之。天下有道。丘不與易。知天下無道而不隱者。道不遠人。且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仁者先事後得。先難後獲。故君子事事則得。食不以事事。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仲尼少也。國人不知。委吏棄田得而

食之矣。及德備道尊，至是邦必聞其政。雖欲仕貧，無從以得之。今召我者，而豈徒哉？庶幾得以事事矣。而又絕之，是誠繫滯如匏瓜不食之物也。

不待備而勉於禮樂，先進於禮樂者也。備而後至於禮樂，後進於禮樂者也。仲尼以貧賤者，必待文備而後進，則於禮樂終不可得而行矣。故自謂野人而必爲，所謂不願乎其外也。

功業不試，則人所見者藝而已。

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魯禮文闕失，不以仲尼正之。如有馬者，不借人以乘，習不曰禮文，而曰史之闕文者，祝史所任儀章器數而已。舉近者而言約也。

師摯之始，樂失其次，徒洋洋盈耳而已焉。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下衰，三桓僭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用我者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與與如也。君或在朝，在廟容色不忘向君也。君召使擯，趨

進翼如。

此翼如左，右在君也。

沒階趨進翼如。

張拱而翔。

賓不顧矣。相君送

賓，賓去則白曰：賓不顧而去矣。紓君敬也。

上堂如揖。恭也。下堂如授。其容紓也。

冉子請粟。與原思爲宰。見聖人之用財也。

聖人於物無畔援。雖佛肸南子苟。以是心至。教之在我爾。不爲已甚也。如是。

子欲居九夷。不遇於中國。庶遇於九夷。中國之陋爲可知。欲居九夷。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可行。何陋之有。栖栖者。依依其君而不能忘也。固猶不回也。

仲尼應問。雖叩兩端而竭。然言必因人爲變化。所貴乎聖人之詞者。以其知變化也。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不憚卑以求富。求之

有可致之道也。然得乃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

愛人以德。喻於義者常多。故罕及於利。盡性者方能至命。未達之人。告之無益。故不以亟言。仁大難名。人未易及。故言之亦鮮。

顏子於天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怒於人者。不使加乎其身。愧於己者。不輒貳之於後也。顏子之徒。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曰吾聞其語而未見其人也。

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子龍德而隱。故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與聖者同。

龍德聖脩之極也。顏子之進。則欲一朝而至焉。可謂好學。

也已矣

回非助我者無疑問也。有疑問則吾得以感通其故而達夫異同者矣。

放鄭聲遠佞人。顏回爲邦禮樂法度不必教之。惟損益三代。蓋所以告之也。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爲邦者喪所以守。故放遠之。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蓋士而懷居不可以爲士。必也去無道就有道。遇有道而貧且賤。君子恥之。舉天下無道然後窮居獨善。不見知而不悔。中庸所謂惟聖者能之。仲尼所以獨許顏回。惟我與爾爲有是也。

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敝。顏子樂進。故願無伐善。施勞。聖人樂天。故合內外而成其仁。

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爲政之道。以其重然諾言爲衆信。故片言可以折獄。如易所謂利用折獄。利用刑人。皆非爻卦盛德適能是而已焉。

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脩業於戰國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

犁牛之子雖無全純。然使其色駢且角。縱不爲大祀所取。次祀小祀終必取之。言大者苟立。人所不棄也。

有德篇第十二

有德者必有言。能為有也。志於仁而無惡。能為無也。行脩言道。則當為人取。不務徇物。強施以引取乎人。故往教妄說。皆取人之弊也。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志正深遠。不務硜硜。信其小者。辭取意達。則止。多或反害也。

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徇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三者知和而能以禮節之也。與上有子之言。文相屬而不相蒙者。凡論語孟子發明前文義。各未盡者。皆擊之。他皆放此。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善同歸治。故王心一言必

主德。故王言大。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朱子曰。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間。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靜生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只藏於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秋冬已絕。則來春無緣復有生意。學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一息之間。亦有養。一瞬之間。亦有存。如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之意。但說得緊。

君子於民。導使為德。而禁其為非。不大望於愚者之道。與禮謂道。民以言禁。民以行斯之。謂爾。

無徵而言。取不信。啓詐妄之道也。杞宋不足徵。吾言則不言。周足徵。則從之。故無徵不信。君子不言。

便僻。足恭。善柔。令色。便佞。巧言。

節禮樂不使流離相勝。能進反以為文也。

程子曰。禮之與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朱子曰。樂記云。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減是退讓。樽節收斂。底意思。是禮之體本如此。然非人之所樂。故須進步向前。著力去做。故以進為文。盈是舒暢發越。快滿底意思。是樂之體本如此。然易至於流蕩。却須收拾向裏。故以反為文。

驕樂侈靡。宴樂宴安。

言形則卜如響。以是知蔽固之私心。不能嘿然以達於性與天道。

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憊。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歸厚矣。

膚受陽也。其行陰也。象生法必效。故君子重夫剛者。

歸罪為尤。罪已為悔。言寡尤者。不以言得罪於人也。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能恕己以仁人也。在邦無怨。在家無

怨。己雖不施。不欲於人。然人施於己。能無怨也。

敬而無失。與人接而當也。恭而有禮。不為非禮之恭也。

聚百順以事君親。故曰孝者畜也。又曰畜君者好君也。

事父母先意承志。故能辨志意之異。然後能教人。

程子曰。意與志異。志是所存處。意是發動處。如先意承志。自不同也。

藝者。日為之分義。涉而不有。過而不存。故曰游。

天下有道。道隨身出。天下無道。身隨道屈。

安土不懷居也。有爲而重遷，無爲而輕遷，皆懷居也。
老而不死，是爲賊。幼不率教，長無循述，老不安死，二者皆
賊生之道也。

樂驕樂則佚，欲樂宴樂則不能徙義。

不僭不賊，其不伎不求之謂乎？

不穿窬，義也。謂非其有而取之曰盜，亦義也。惻隱，仁也。如
天亦仁也。故擴而充之，不可勝用。

自養薄於人，私也。厚於人，私也。稱其才，隨其等，無驕吝之
弊，斯得之矣。
罪己則無尤。

困辱非憂，取困辱爲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爲樂。

勇者不懼死，且不避，而反不安貧，則其勇將何施耶？不足
稱也。仁者愛人，彼不仁而疾之深，其仁不足稱也。皆迷謬
不思之甚。故仲尼率歸諸亂云。

擠人者，人擠之。侮人者，人侮之。出乎爾者，反乎爾。理也。執
不得反，亦理也。

克己行法爲賢，樂己可法爲聖。聖與賢迹相近而心之所
至有差焉。辟世者，依乎中庸，沒世不遇而無嫌。辟地者，不
懷居以害仁。辟色者，遠恥於將形。辟言者，免害於禍辱。此
爲士清濁淹速之殊也。辟世、辟地，雖聖人亦同。然憂樂於

中與賢者其次者爲異。故曰迹相近而心之所至者不同。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踰戚之意。與表記所謂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相表裏。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智能者。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

谷神能象其聲而應之。非謂能報以律呂之變也。猶卜筮叩以是言。則報以是物而已。易所謂同聲相應是也。王弼謂命呂者律。語聲之變。非此之謂也。

行前定而不疚。光明也。大人虎變。夫何疚之有。

言從作人。名正其言。易知。人易從。聖人不患爲政難。患民

難喻。

有司篇第十三

有司。政之綱紀也。始爲政者。未暇論其賢否。必先正之。求得賢才而後舉之。

爲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勞。

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欲生於不足。則民盜。能使無欲。則民不爲盜。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其所不欲。子必不竊。故爲政者。在乎足民。使無所不足。不見可欲。而盜必息矣。

爲政必身倡之。且不愛其勞。又益之以不倦。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湯武之舉。不謂之討。而謂之伐。陳恒弑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因周制。鄰有弑逆。諸侯當不請而討。孟子又謂征者。上伐下。敵國不相征。然湯十一征。非賜鈇鉞。則征討之名。至周始定乎。野九一而助。郊之外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郊門之內。通謂之國中。由不井授。故使什而自賦。其一也。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爾。富而不治。不若貧而治。大而不察。不若小而察。

報者。天下之利率。德而致善。有勸。不善有沮。皆天下之利也。小人私己。利於不治。君子公物。利於治。

大易篇第十四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易語天地陰陽情偽。至隱賾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說辭。窮高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爲非難。使君子樂取之。爲貴。

易一物而三才。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

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大小。及繫

辭其爻必諭之以君子之義

一本大作又無其爻二字

一物而兩體其太極之謂與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柔地道法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不有乾坤之道

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趨時應變故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六爻各盡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陽徧體衆陰衆陰共事一陽理也是故二君共一民一民事二君上與下皆小人之道也一君而體二民二民而宗

一君上與下皆君子之道也

吉凶變化悔吝剛柔易之四象與悔吝由羸不足而生亦兩而已

尚辭則言無所苟尚變則動必精義尚象則法必致用尚占則謀必知來四者非知神之所爲孰能與於此

易非天下之至精則詞不足待天下之問非深不足通天下之志非通變極數則文不足以成物象不足以制器幾不足以成務非周知兼體則其神不能通天下之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示人吉凶其道顯矣知來藏往其德行神矣語著龜之用

也

顯道者危使平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無咎之道也神德行者寂然不動冥會於萬化之感而莫知爲之者也受命如響故可與酬酢曲盡鬼謀故可以佑神

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來明患而弭其故故曰藏往極數知來前知也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措於民者遠矣

潔靜精微不累其迹知足而不賤則於易深矣

天下之理得元也會而通亨也說諸心利也一天下之動貞也

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隨之不見其首尾然後推本而言當父母萬物

豕明萬物資始故不得不以元配乾坤其偶也故不得不以元配坤

仁統天下之善禮嘉天下之會義公天下之利信一天下之動

六爻擬議各正性命故乾德旁通不失大和而利且貞也顏氏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嘆夫子之忽焉前後也

乾三四位過中重剛庸言庸行不足以濟之雖大人之盛

有所不安外趨變化內正性命故其危其疑艱於見德者時不得舍也九五大人化矣天德位矣成性聖矣故既曰利見大人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亢龍以位畫爲言若聖人則不失其正何亢之有

聖人用中之極不勉而中有大之極不爲其大大人望之所謂絕塵而奔峻極于天不可階而升者也

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成性躋聖者爾若夫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不曰位乎君位而曰位乎天德不曰大人君矣而曰大人造也

潛室陳氏曰橫渠此說不要作得時位大人看要作孔子看所謂君有君用臣有臣用聖人有聖人用學者有

學者用此善學易者若專指爲堯舜湯武則不識易矣

庸言庸行蓋天下經德達道大人之德施於是者溥矣天下之文明於是者著矣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措之宜則或陷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此顏子所以求龍德正中乾乾進德思處其極未敢以方體之常安吾止也

惟君子爲能與時消息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也精義時措故能保合大和健利且貞孟子所謂始終條理集大成於聖智者與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其此之謂乎成性則躋聖而位天德乾九二正位於內卦之中有君德

矣。而非上治也。九五言上治者。言乎天之德。聖人之性。故捨曰君而謂之天。見大人德與位之皆造也。

大而得易簡之理。當成位乎天地之中。時舍而不受命。乾九二有焉。及夫化而聖矣。造而位天德矣。則富貴不足以言之。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主於求吾志而已。無所求於外。故善世博化。龍德而見者也。若潛而未見。則爲己而已。未暇及人者也。

成德爲行。德成自信。則不疑所行。日見乎外可也。

乾九三修辭立誠。非繼日待旦。如周公不足以終其業。九

四以陽居陰。故曰在淵。能不忘於躍。乃可免咎。非爲邪也。終其義也。

至健而易。至順而簡。故其險其阻。不可階而升。不可勉而至。仲尼猶天。九五飛龍在天。其致一也。

坤至柔而動也剛。乃積大勢成而然也。

乾至健無體爲感速。故易知。坤至順不煩其施普。故簡能。

造化之功。發乎動。畢達乎順。形諸明。養諸容。載遂乎說。潤勝乎健。不匱乎勞。終始乎止。

健動陷止剛之象。順麗入說柔之體。

巽爲木。萌於下。滋於上。爲繩直。順以達也。爲工。巧且順也。爲白。所遇而從也。爲長。爲高。木之性也。爲臭。風也。人也。於人爲寡髮。廣顙。躁人之象也。

坎爲血卦。周流而勞。血之象也。爲赤。其色也。

離爲乾卦。於木爲科。上槁。附且躁也。

艮爲小石。堅難入也。爲徑路。通或寡也。或一本作且字

兌爲附決。內實則外附。必決也。爲毀折。物成則上柔者必折也。

坤爲文。衆色也。爲衆。容載廣也。

乾爲大赤。其正色也。爲冰。健極而寒甚也。

震爲萑葦。爲蒼葭竹。爲專。皆蕃鮮也。

一陷溺而不得出爲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爲離。

艮一陽爲主。於兩陰之上。各得其位。而其勢止也。易言光明者。多艮之象。著則明之義也。

蒙無遽亨之理。由九二循循行時中之亨也。

不終日貞吉。言疾正則吉也。仲尼以六二以陰居陰。獨無累於四。故其介如石。雖體柔順。以其在中而靜。何俟終日。必知幾而正矣。

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

中孚。上巽施之下。悅承之。其中必有感化而出焉者。蓋孚者。覆乳之象。有必生之理。

物因雷動。雷動不妄。則物亦不妄。故曰物與无妄。

靜之動也。無休息之期。故地雷爲卦。言反又言復。終則有始。循環無窮。人指其化而裁之。爾深其反也。幾其復也。故曰反復其道。又曰出入無疾。

益長裕而不設。益以實也。妄加以不誠之益。非益也。

井渫而不食。強施行。惻然且不售。作易者之嘆與。

闔戶靜密也。闢戶動達也。形開而目覩耳聞。受於陽也。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以趨時。盡利順性命之

理。臻三極之道也。能從之。則不陷於凶悔矣。所謂變動以利言者也。然爻有攻取愛惡。本情素動。因生吉凶悔吝。而不可變者。乃所謂吉凶以情遷者也。能深存繫辭所命。則二者之動見矣。又有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者。聖人使避凶趨吉。一以貞勝而不顧。如大人否亨。有隕自天。過涉滅頂。凶无咎。損益龜不克違。及其命亂也之類。三者情異。不可不察。

因爻象之既動。明吉凶於未形。故曰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

富有者。大無外也。日新者。久無窮也。顯其聚也。隱其散也。

顯且隱。幽明所以存乎象。聚且散。推盪所以妙乎神。變化進退之象云者。進退之動也。微必驗之於變化之著。故察進退之理為難。察變化之象為易。憂悔吝者存乎介。欲觀易象之小疵。宜存志靜知所動之幾微也。

往之為義。有已往。有方往。臨文者不可不察。

樂器篇第十五

樂器有相。周召之治。與其有雅。太公之志乎。雅者正也。直已而行正也。故訊疾蹈厲者。太公之事耶。詩亦有雅。亦正言而直歌之。無隱諷諫之巧也。

象武。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維清以奏之。成童學大武。武王沒。嗣王象武王之功之舞。歌武以奏之。冠者舞之酌。周公沒。嗣王以武功之成。由周公告其成於宗廟之歌。

也。十三舞焉

興已之善。觀人之志。羣而思無邪。怨而止禮義。入可事親。出可事君。但言君父。舉其重者也。

志至詩至。有象必可名。有名斯有體。故禮亦至焉。

幽贊天地之道。非聖人而能哉。詩人謂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贊化育之一端也。

禮矯實求稱。或文或質。居物後而不可常也。他人才未美。

故絢飾之以文。莊姜才甚美。乃更絢之用質素。下文繪事後素。素謂其材。字雖同。而義施各異。故設色之工。材黃白者。必繪以青赤。材赤黑。必絢以粉素。

陟降庭止。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進德脩業。欲及時也。在帝左右。所謂欲及時者與。

潛室陳氏曰。一陟一降。初無定所。此言上下無常。而常若有所見於庭。真有物臨之者。豈非存誠無邪之驗邪。在帝左右。天理無時離吾身。豈非進脩欲及時邪。

江沱之勝。以類行而欲喪朋。故無怨。嫡以類行而不能喪其朋。故不以勝備數。卒能自悔。得安貞之吉。乃終有慶。而其嘯也歌。

采芣耳。議酒食。女子所以奉賓祭。厚君親者足矣。又思酌使臣之勞。推及求賢審官。王季文王之心。豈是過歟。

甘棠初能使民不忍去。中能使民不忍傷。卒能使民知心敬而不瀆。之以拜。非善教寢明。能取是於民哉。振振勸使勉也。歸哉歸哉。序其情也。

卷耳。念臣下小勞則思小飲之。大勞則思大飲之。甚則知其怨苦。嗟嘆婦人能此。則險詖私謁害政之心。知其無也。綢直如髮。貧者紛緹無餘。順其髮而直韜之爾。

蓼蕭裳華。有譽處兮。皆謂君接已溫厚。則下情得伸。讒毀不入。而美名可保也。

商頌顧予烝嘗。湯孫之將。言祖考來顧以助湯孫也。鄂不韡韡。兄弟之見不致文於初。本諸誠也。采芩之詩。舍旃則無然。爲言則求所得。所譽必有所試。厚之至也。

簡略也。無所難也。甚則不恭焉。賢者仕祿。非迫於飢寒。不恭莫甚焉。簡兮簡兮。雖刺時君不用。然爲士者不能無太簡之譏。故詩人陳其容色之盛。善御之強。與夫君子由房由教。不語其材武者異矣。

破我斧。缺我斨。言四國首亂。烏能有爲。徒破缺我斧斨而已。周公征而安之。愛人之至也。

伐柯言正當加禮於周公。取人以身也。其終見書予小子其新逆。

九斿言王見周公當大其禮命。則大人可致也。狼跋美周公不失其聖。卒能感人心於和平也。

甫田歲取十千。一成之田九萬畝。公取十千畝。九一之法也。

后稷之生。當在堯舜之中年。而詩云上帝不寧。疑在堯時。高辛子孫爲二王後。而詩人稱帝爾。

唐棣枝類棘。枝隨節屈曲。則其華一偏一反。左右相矯。因得全體均正。偏喻管蔡失道。反喻周公誅殛。言我豈不思。

兄弟之愛以權宜合義。主在遠者爾。唐棣本文王之詩。此一章周公制作序已情而加之。仲尼以不必常存而去之。

朱子曰。唐棣自是一篇詩。與常棣別。且是兩般物。夫子止是取下面兩句。云人但不思。思則何遠之有。不與上文通。漢儒合為一章。故誤認偏其反而為反經合道也。○黃瑞節曰。張子誤以唐棣為常棣。又誤襲漢儒之失。然以為為仲尼去之。甚善。蓋剛詩也。

日出而陰升自西。日迎而會之。雨之候也。喻婚姻之得禮者也。日西矣。而陰生於東。喻婚姻之失道者也。

鶴鳴而子和。言出之善者與。鶴鳴魚潛。畏聲聞之不臧者與。

駢彼晨風。鬱彼北林。晨風雖摯。擊之鳥猶時得退。而依深

林而止也。

漸漸之石。言有豕白蹄。烝涉波矣。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豕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為可知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猶王天下有三重焉。言也。動也行也。者造德降。則民誠和。而鳳可致。故鳴鳥聞所以為和氣之應也。

九疇次敘。民資以生。莫先天材。故首曰五行。君天下必先正己。故次五事。己正然後邦得而治。故次八政。政不時舉。必昏。故次五紀。五紀明然後時措得中。故次建皇極。求大中不可不知權。故次三德。權必有疑。故次稽疑。可徵然後

疑決。故次庶徵。福極徵。然後可不勞而治。故九以嚮勸終焉。五爲數中。故皇極處之。權過中而合義者也。故三德處六。

親親尊尊。又曰親親尊賢。義雖各施。然而親均則尊其尊。尊均則親其親。爲可矣。若親均尊均。則齒不可以不先。此施於有親者不疑。若尊賢之等。則於親尊之殺。必有權而後行。急親賢爲堯舜之道。然則親之賢者。先得之於疎之賢者。爲必然。堯明俊德於九族。而九族睦。章俊德於百姓。而萬邦協。黎民雍。皐陶亦以惇敘九族。庶明勵翼。爲邇可遠之道。則九族勉敬之人。固先明之。然後遠者可次敘。而

及大學謂克明俊德爲自明其德。不若孔氏之註愈。

義民安分之良民而已。俊民俊德之民也。官能則準牧無義民。治昏則俊民用微。

五言。樂語歌詠五德之言也。

卜不習吉。言卜官將占。先決問人心有疑。乃卜無疑。則否。朕志無疑。人謀僉同。故無所用卜。鬼神必依。龜筮必從。故不必卜筮。玩習其吉。以瀆神也。

衍忒未分。有悔吝之防。此卜筮之所由作也。

王禘篇第十六

禮不王不禘。則知諸侯歲闕一祭爲不禘明矣。至周以祠

大祖廟。至周有百世不毀之祖。則三昭三穆。四為親廟。二為文武二世室。并始祖而七。諸侯無二祧。故五。大夫無不遷之祖。則一昭一穆。與祖考而三。故以祖考通謂為大祖。若祫。則請於其君。并高祖于祫之。而特祫之。不當祫。孔註王制。謂周制亦粗及之。而不詳爾。

朱子禘祫議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二祖。而皆及其祖考也。鄭氏曰。商六廟。周七廟。今按商書已云七世之廟。鄭說恐非。顏師古曰。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昭明也。穆美也。後以晉室諱昭。故學其制。皆在中門外之左。外為都宮。內各

者改昭為韶。

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晉傅

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百世不遷。亦

曰世室。亦曰祧。鄭註周禮。守祧曰宗。亦曰祧。亦曰世室。周禮有守祧之官。鄭氏曰。遠廟為祧。周為文武之廟。遷主藏焉。又曰。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廟。遷主藏于太祖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羣穆於文。羣昭於武。明堂位有文世室。武世室。名也。二昭二穆為四親廟。高祖

以上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昭之親盡則毀。而遷其三。而高祖及祖在穆。如故。穆廟之二。新入廟者。附于次廟。而於主祭者為昭。之近廟。其高祖于昭。於昭之世。不動。其於主祭者為五世而親盡。其故也。其穆之兩廟。如故。也。主祭者沒。則祫于穆。之近廟。而遞遷也。見穀梁傳。及註

也。主祭者沒。則祫于穆。之近廟。而遞遷也。見穀梁傳。及註

也。主祭者沒。則祫于穆。之近廟。而遞遷也。見穀梁傳。及註

也。主祭者沒。則祫于穆。之近廟。而遞遷也。見穀梁傳。及註

也。主祭者沒。則祫于穆。之近廟。而遞遷也。見穀梁傳。及註

也。主祭者沒。則祫于穆。之近廟。而遞遷也。見穀梁傳。及註

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又無二廟。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

同。但毀廟之主。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于祖

父者也。曲禮云。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

也。周制自后稷為太祖。不密為昭。鞠為穆。以下十二世

至大王復為穆。十三世至王季復為昭。十四世至文王

又為穆。十五世至武王又為昭。故書稱文王為穆。考詩

稱武王為昭。考而左氏傳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號

仲。號叔。王季之穆也。又曰。管蔡魯衛。文之昭也。邢晉應

韓。武之穆也。蓋其次序一定。百世不易。雖文王在右。武

王在左。嫌於倒置。而諸廟別有門垣。足三代之制。其詳

以各全其尊。初不以左右為尊卑也。

雖不得聞。然其大略不過如此。

鋪筵設同几。疑左右几。一云交鬼神異於人。故夫婦而同

几。求之或於室。或於祊也。

黃瑞節曰。禮記祭統篇曰。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詔祝

於室。而出于祊。此交神明之道也。鄭氏註云。同之為言

詞也。祭者以其妃配。亦不特几也。詔祝告事於尸也。出

於祊。謂索祭也。○張子語錄鋪筵設同几。只設一位。以

其精神合也。○祊

伯更反。詞作頁反。

祭社稷五祀百神者。以百神之功。報天之德爾。故以天事

鬼神事之至也。理之盡也。

天子因生以賜姓。難以命於下之人。亦尊統上之道也。

朱子曰。姓是大總腦處。氏是後來次第分別處。如魯本

姬姓。其後有孟氏。季氏。同為姬姓。而氏有不同。諸侯以

字為諡。切恐諡本氏字。傳寫之說。先儒承說。將去。義

義

天子因生以賜姓。難以命於下之人。亦尊統上之道也。

朱子曰。姓是大總腦處。氏是後來次第分別處。如魯本

姬姓。其後有孟氏。季氏。同為姬姓。而氏有不同。諸侯以

字為諡。切恐諡本氏字。傳寫之說。先儒承說。將去。義

賜姓。如鄭之國氏。本子國之後。駟氏。本子駟之後。即以字為氏。因以為族。杜預點諸侯以字為句。亦是強解。

據玉藻。疑天子聽朔於明堂。諸侯則於大廟。就藏朔之處。告祖而行。

受命祖廟。作龜禰宮。次序之宜。

公之士。及大夫之眾臣。為眾臣。公之卿大夫。卿大夫之室老。及家邑之士。為貴臣。上言公士。所以別士於公者也。下言室老士。所以別士於家者也。眾臣不以杖即位。疑義與庶子同。

適士。疑諸侯薦於天子之士。及王朝爵命之通名。蓋三命方受位。天子之朝。一命再命。受職受服者。疑官長自辟除。

未有位於王朝。故謂之官師而已。

小事則專達。蓋得自達於其君。不俟聞於長者。禮所謂達官者也。所謂達官之長者。得自達之長也。所謂官師者。次其長者也。然則達官之長。必三命而上者。官師則中士而再命者。庶士則一命為可知。

黃瑞節曰。周禮六官之屬。皆曰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

賜官。使臣其屬也。若卿大夫以室老士為貴臣。未賜官則不得臣其士也。

祖廟未毀。教於公宮。則知諸侯於有服族人。亦引而親之。如家人焉。

下而飲者。不勝者。自下堂而受飲也。其爭也。爭為謙讓而

已

君子之射。以中為勝。不必以貫革為勝。侯以布。鵠以革。其
不貫革而墜於地者。中鵠為可知矣。此為力不同科之一
也。

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畏壓溺可傷尤甚。故特致哀死
者不弔。生者以異之。且如何不淑之詞。無所施焉。

博依。善依求而歌樂之也。雜服。雜習於制數服近之文也。
春秋大要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
其惟春秋乎。

苗而不秀者。與下不足畏也。為一說。

乾稱篇第十七

取西銘首句為篇名。今自為一書不復載。

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本虛而
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
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窮矣。
不息。則命行而化可知矣。學未至知化。非真得也。舍氣有象否。非

象有
意否

有無虛實通為一物者。性也。不能為一。非盡性也。飲食男
女皆性也。是烏可滅。然則有無皆性也。是豈無對。莊老浮
屠為此說久矣。果暢真理乎。

天包載萬物於內。所感所性。乾坤陰陽二端而已。無內外

之合。無耳目之引取。與人物最然異矣。人能盡性知天。不為最然起見。則幾矣。

有無一。內外合。

庸聖同

此人心之所自來也。若聖人。則不專

以聞見為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為用。無所不感者。虛也。感即合也。咸也。以萬物本一。故一能合異。以其能合異。故謂之感。若非有異。則無合。天性。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萬物。所受雖不同。皆無須臾之不感。所謂性即天道也。

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體。

在天在人。其究一也。

惟屈伸動靜終始之

能一也。故所以妙萬物而謂之神。通萬物而謂之道。體萬

物而謂之性。

至虛之實。實而不固。至靜之動。動而不窮。實而不固。則一而散。動而不窮。則往且來。

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焉。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然有不至。猶難語性。可以言氣。行同報異。猶難語命。可以言遇。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為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游魂為變。為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

要歸必謂死生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悟則有義有命。

均死生。一天人。惟知晝夜。通陰陽。體之不二。

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

學門墻。已爲引取。淪胥其間。指爲大道。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脩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詞。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

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

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際。則

以人生爲幻妄。有爲爲疣贅。以世界爲蔭濁。遂厭而不有。

遣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也。儒者則因明致誠。

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遺

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彼語雖似是。觀其發本要

歸。與吾儒二本殊歸矣。道一而已。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

是。固不當同日而語。其言流遁失守。窮大則淫。推行則詖。

致曲則邪。求之一卷之中。此弊數數有之。大率知晝夜陰

陽。則能一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聖人。知鬼神。彼欲直語

太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是未始見易。未始見易則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末由也已。易且不見。又烏能更語真際。捨真際而談鬼神妄也。所謂實際。彼徒能語之而已。未始心解也。

易謂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者。謂原始而知生。則求其終而知死必矣。此夫子所以直季路之問而不隱也。

體不偏滯。乃可謂無方無體。偏滯於晝夜陰陽者。物也。若道則兼體而無累也。以其兼體。故曰一陰一陽。又曰陰陽不測。又曰一闔一闢。又曰通乎晝夜。語其推行。故曰道。語其不測。故曰神。語其生生。故曰易。其實一物。指事異名爾。

大率天之爲德。虛而善應。其應非思慮聰明可求。故謂之神。老氏况諸谷。以此

太虛者。氣之體。氣有陰陽屈伸相感之無窮。故神之應也。無窮。其散無數。故神之應也。無數。雖無窮。其實湛然。雖無數。其實一而已。陰陽之氣。散則萬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則混然。人不見其殊也。形聚爲物。形潰反原。反原者。其游魂爲變。與所謂變者。對聚散存亡爲文。非如螢雀之化。指前後身而爲說也。

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自益必誠。如川之方至。日增日得。施之妄。學之不勤。欲自益且益人。難矣哉。易曰

益長裕而不設。信夫

將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固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為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程子答張子書云。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柔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

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所照者。如目所覩。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見彷彿爾。能無差乎。更望完

嚴。便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又曰。子厚謹嚴。纒謹

正如今法書所謂。故失兩字。因作圖子與西銘對看。伊川云。非明睿所謂。照而考索至此。蓋橫渠却是一向苦

思求將向前去。却欠涵泳。以待其義理自形見處。○答

江仲謀論正蒙書曰。道之極致。物我固為一矣。然豈獨

物我之間。驗之。蓋天地鬼神。幽明隱顯。本末精粗。無不

通貫而為一也。正蒙之旨。不外是。然聖賢言之。亦已多

矣。正蒙之作。復何為乎。恐須反覆研究。其說求其所以

必合。寸寸而度之。至於文而不差。然後為得也。○黃瑞

節曰。張子有文集。諸經說語錄。皆其門人記錄之書。朱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

知言小知言蓋五



性理大全卷六
三

